

道古堂文集

道古堂文集卷十九

仁和 杭世駿 太宗撰

記二

二十五峯記

天下名山有八三落蠻荒五在中國七十二君所封禪
止於云亭社首不出泰山四嶽猶未徧也舜五載一巡
守諸牧班瑞中嶽仍未登也漢時五嶽皆在天子之郡
南嶽禮灑衡山遠莫能至也夫以六飛迅疾而尙有至
有不至矧以羸糧儒步蹶起而欲償向禽之願不其難
乎香雨查子少嬰家難侍其先侍讀遠戍藍田因得探

華嶽三峯抽身騎嶺揖仙人衛叔卿於千載之上嵩山
二室則令武陟時以王事至宦歸遊楚因登岫嶺細譯
赤文綠字之碑峽雲湘雨洗濯靈襟泰山平迤凡兩登
焉恒山在上曲陽途非遼渺舉宗被錮削迹不敢窺燕
冀五嶽獨遺其一誠憾事也然其鬱勃于方寸者巍嶷
嶢岬之景徜徉於心目別業在魏塘裁巖製壑託於巧
匠以寫其所經歷如圭如笏如兒如孫如仙人玉女離
離林立凡爲峯者二十有五收之几席之間不必遠陟
名嶽也舉觴屬客或以爲模山範水飾觀聳聽查子之
菟裘在是也或以爲澡雪精神發皇耳目查子之性情

在是也皆非也查子遊乎方之內習坎入坎明夷而居
貞所謂傾舟之陘回車叱馭之阪所在皆是不必八五
形過九折而後知其艱也懿茲二十五峯岩崿聳峙特
立不倚遯世無悶向嘗所仰而企周旋而左右者無亦
母忘在菑勗之於晨夕前執法而後御史也無亦好樂
無荒警之於寤寐惕師保而臨父母也安不忘危存不
忘亡石不能言以爲金人之銘豐侯之禁目矐心矐而
德進矣而業修矣可以昭來許穀子孫矣查子曰諒矣
哉知我之深也盍爲記遂記之

七峯草亭記

街南別墅中修竹盈畝有石若筍者七高秀竦擢掀土而刺天馬君嶰谷構草亭以延之名以七峯屬子爲記考之爾雅釋山之名四十有二而峯顧不與焉迹其所爲小而高岑銳而高嶠大抵不離乎峯者是然高則或至數十百里而卑亦不下數千尺若茲數石者非有圓陰之虧蔽雲嵐之變幻而目之以峯也何居大凡山之植體也類皆坡陀偃蹇巉岬嶮峻之變態爲多而峯則岑然矗峙於莽蒼之中獨能絕所附麗焉今試據斯亭而望俯者如笏植者如竿削者如圭聯者如壁開戶而

揖若毅夫介士肅手而却立啟窗而窺若高人羽士拔俗而寡偕有刻厲之行有勁正之節有廉傑儁岸孤高介特之風範嶰谷兄弟尊已而尙志敬業而樂羣昕夕翫對庸以比德豈復有高下多寡之數存乎胸中哉若夫海內奇勝之區以峯名者日屢更僕而不可以悉數推是意以往德日進而不可已渠無有其最高者可以躋陟乎記云祭泰山者必先有事於配林七峯者茲其爲配林也歟惜乎吾立言之未峻不足以發其奧也

愚菴記

煤市街在前門之西南塗經巷織輪蹄輒跡之所湊儻一畝以爲宮則有叫者噉者喞者于者呼且晷者鬪且晉者驚透沸亂乎其外則有僞者諛者文以辯者猥以利者翕翕熱者雜襲錯繆乎其中高明之士恒所不樂往往遷就避之而吾友龔生嘗止于是龔生嗒焉以處漠漠爾而寡營非有氣力足以提挈人士心計足以奔走財利執一卷書逐曦影而哦以當世視龔生龔生不可謂非不愚者也然其室有嘉樹龔生婆娑而不能去益闢其西楹啟窗闥而延之密蔭蔽階青幹交戶風疎

露溥溥乎冽乎在喧湫塵俗之中而聊獲此一適龔生
蓋自安其愚焉因榜其室曰愚菴而屬予以記予惟愚
之名爲當世所不樂受詮材小技私聰明以自炫開鑿
混沌發皇耳目稱肉度骨架虛梯危其有遺榮而嗜澹
者未嘗不議其疎而嗤其樸拙乃等其勞逸之致決其
安危之幾焉睹夫智者之不卽大愚愚者之非卽不愚
愚與不愚世自有辨若以當世視龔生龔生不可謂非
不愚矣雖然龔生與吾同鄉家于清奧之區山條水葉
娛樂而不厭孺人潔蕡飴以養姑稚子髻而能文龔生
有真樂而龔生不歸嗚呼吾固知其愚也

止足齋記

止足傳爲史家之創例始於魚豢踵於謝靈運而許亨
姚思廉因之雖其人與山棲谷飲者殊科然施之於晉
宋齊梁之際固亦可以勵末俗而風澆季矣理齋周子
買屋棲水構齋兩楹題曰止足余扁舟造門永朝及夕
周覽其庭宇作而致辭於主人曰若子之居固宜其於
止之義有取矣風日妍麗雨雪淒清此足乎天者也弱
草覆砌灌木蔭簷此足乎地者也息子於軒窗之窈窕
娛子以水木之清華子不以爲休老之菟裘而特以爲
樂志之曠宅則斯齋之作用以息奔競而頤貞素訢如

也子他日嘗告我曰吾將脫棄塵累求靈劔子之術服
雲粉而餐玉屑以幾於谷神元牝固也自吾思之但令
子飯脫粟之飯支曲盞之牀稚子釣鮮孺人漉酒施施
焉以休以暇坦坦焉於世不復有求度麗農方丈之間
得谷神元牝不死之藥者不過如是子有其止足之地
顧淡而遺之而索之於神仙不可知之說無思遠人勞
心怵怵無田甫田之詩其不爲君作乎抑吾觀前代止
足傳諸人類皆身逢末造絕意影纓野服黃冠隔絕人
代吾子偃息 聖時際太平昌期之運則其遭遇固優
於昔賢一等不殆不辱之旨殆未可以爲子砭也夫放

骸習嬾息影畏人乃 盛世之幸民非賢路之正軌傳
曰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吾子知所以不足嗚呼其於止
足也思過半矣

容齋記

新安程君凌紫構齋三楹命名曰容謁予而言曰吾性少卜求韋弦之佩而不得姑游目於是齋庶以爲息黥補劓之一助乎旨哉斯義也夫林深而禽樂宅曠而人安有所以容之者也推之天地之大芸芸者莫不以生以息於其內江湖之遠而涵淹卵育者實其中其容者不同而其所以容之者蓋至於無畛域無道里可計焉吾試言其近而可驗者造物之於人將降之休美和樂之福必擇夫惇裕寬大優游不迫狹者全而畀之何者其中足以容也若其一不得當則色然而怒少激之儻

焉不可以終日彼方銖量寸較一毫不肯挫於人而造物者之嗇其福也亦遂若銖量寸較而遴之非其有私也蓋恐假之以無妄之福懼其中不任載焉將至於僨盈驕泰狂惑而喪其性故以遴之者愛之也周禮鄉大夫職鄉射以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鄭司農釋之曰和載六德容包六行然則容之樹義宏矣程君意氣豪上而入世則崇謙約尊師取友揮斥其所蓄積其於容也庶乎而猶嗛嗛不止者予不知其取意將以江海天地爲量耶抑猶是情恕理遣以蘄至乎惇裕寬大耶程君曰江海天地之量則未有不始乎情恕理遣者也

子曰善遂記之

書巢記

翟子榜其齋曰書巢規爲圖環堵之室而卷且盈萬屬
余爲記巢之名不在於釋宮比於燕之壘鷦鷯之房鷦
鷯之一枝義無所取取其棲憑焉爾仰而矚巢也俯而
窺書也空洞無一物外戶而不閉義何所取取其貪人
之所不爭竊盜之所不顧焉耳巢則曷以名書示所重
也沈遼雲巢林憲雪巢徐陰海棠巢然且不免乎逐耳
目之好書則居之安樂而玩浸淫焉而益人神智故重
之重其書所以重其巢也書則曷以名巢無翼而飛不
脛而走者書也勞之則聚逸之則散朝斯夕斯寢斯饋

斯若終老之菟裘若栖心之精舍既以巢書亦以巢翟子也故曰書巢也翟子無他嗜亦無他營慥慥乎排纘而編戢之莊莊乎正襟危坐而雒誦之忘憂忘食俛焉日有孳孳而不知老之將至或曰嘻甚矣乎翟子之愚也翟子耕於東郭之野穫之捭捭積之栗栗發其窖藏可以穀婦子可以徵貴徵賤操奇贏以自饒翟氏世家郭外桑柘繞屋蠶績盈筐抱布而貿響緯篋而紡弄機杼而織可以衣被一屋可以大庇寒士不是之務書積而室不寬書益而財日損雖至愚者不爲而謂翟子甘心而不悔乎或曰翟子處若忘行若遺貌誠類愚徐而

察其術壹似夫小癡而大點者何也翟子所與偕所與遊所與歲時伏臘黨醕而蜡飲者皆鄉之人也使翟子棧齏以架壑淵澗以規陂畜文魚蒔美竹飾犧尊列雁壺弦瑤琴絙寶瑟設百步之幃縣九華之鐙于時鼓鼓于時考考皆鄉之人耳目所未嘗經也視聽眩轉心志迴易不召而赴者且日三四至焉叫者噉者諄者踞者號呶而索飲者跳跟下上獲雜乎斯巢之中翟子力不能禁且將加禮焉而翟子憊矣書則世之人之所不欲觀者也鄉之人以爲獲石田而無所用之也亦旣觀止若鐘鼓之享爰居不驚駭而卻走者希矣翟子從容晏

處無應對之煩無絲毫之費坐享南面百城之樂揖聖
賢於千載之上禦流俗於千里之外翟子之書集成而
翟子之計得矣余嘗造焉不知翟子所讀何書也示余
詩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與之言與鄉之人所言頗
不類且與城之儒衣而蠶步者所言亦不類則書之所
益大也乃知翟子愚於貌而不愚於心愚於生計而工
於立言也兩或人不知或則以爲愚矣或則以爲狡矣
是鄉人之愚且狡者之言也而翟子侗侗乎遠矣

古華莊圖記

有宋仗節死義之臣曰忠肅陳先生有宅曰古華莊在福州府城之西南人代旣謝遺蹟就湮夙所棲憑臺穹隧塞實葉之葆楸者剝焉壽藤之鬚蔓者鍛焉林子興井慕其烈卜居其地誅茅栽宇有室兩楹几榻餅醢潔不待埽圖以繪之詩以詠之丐予文以記之予惟樹之可以著圖者類皆有離奇輪囷之質連蜷偃蹇以自適其性或連理交讓駢枝內附東榮而西悴實外而刳其中或若仙掌鬼臂鳥舒味獸出目猙獰拘怒而不中于繩墨當其英敷萼振燦若初日之麗爛如晚霞之鋪暉

曄絢奕照耀于觀睹是其結根于土脈者深滋植于霜
雪雨露者厚而浸淫于歲月者久且遠其謂之古也宜
今以攬林子之庭鞠之榮甘蕉之實橙柚枸櫞之果扶
蘇而靡密者高不過頂卑僅接膝而迺圖寫其情狀刻
畫其枝條母亦近于誕且夸乎林子曰凡夫物之爭榮
于旦晚以取玩于耳目者奚以古之云也蟠崖覆谷老
日月而支風雨者敷不加茂摧不見凋無色臭之可尋
結淡漠之至契孰做做焉爲之彫之琢之孰做做焉爲
之枯之榮之曰古華者度辭也亦寓辭也善會者不迹
其事善師者不泥其辭景其人而不得見得譽其嘉樹

斯可矣并其嘉樹而不得見得圖繪之歌咏之斯可矣
詩云在我室兮履我卽兮于以斷章也不然窈窕之麓
黝靄之林吾不求庇焉而顧自投于榛穢之區豈不
以其人也古華云乎哉杭子味其言也腴謂其志乎古
也深而于忠肅公之道爲有合也遂次其問荅書爲記
以貽之

王翁掇英圖記

里有隱君子曰王翁修齡今其年蓋漸躋大耋云壽髮
兒齒洪量善飲注北山之酒經輯東籬之花史舍芴隙
地廣縱盈畝悉種牡菊落英繽紛抱甕汲泉栽根薶葉
旣翫其芳馨兼餐其精蕊爰推妙手圖寫風流筆未棲
毫而衣裾之彥諷誦蟬連金春玉應不佞獲交賢子時
陪撰杖乃綜核諸賢題贈之什爲記曰草花之屬見於
圖經者凡三百有二十而菊特有更生延壽延年之名
自陶弘景陳藏器大明之流刻畫其性情推原其功用
嗣後道家用爲休糧之方逸士藉爲輔體之貴利源溥

矣越州去蕭然三十里有山多生甘菊因以得名弘農
郡析縣有芳菊谿源傍悉生菊草潭澗滋液極成甘美
應劭以爲飲此水者上壽百二三十中壽百餘歲盛弘
之以爲胡廣久患風羸汲水飲之疾遂獲瘳酈道元以
爲司空王暢太傅袁隗並汲飲此水以自綏養今翁所
居未嘗憑依山水左壺右盎養其天全而不滑於和其
殆兼仙隱乎翁曰此籬落間物吾方傳野人之餐而君
以爲有益算之術請授簡以續杞菊之賦吾將從朱孺
子費長房遊矣

張氏五世著述記

朔門才者先德後功次則言立益贊臯謨且重文卦歐陽夏侯尙書有大小之稱范氏八儒穀梁集武子之解賈長頭闢父徽之微言鄭小同志祖元之問荅歆向傳經錯鉉解字各守家法用彰貽厥倚相以左史爲世官邱明遂大放厥辭談彪以太史爲世職遷固遂罔羅百代漢書成于三手梁史緝于一家顏游秦決班氏之疑踵承於師古劉奉世刊兩史之誤元本於倣效至若摛華揆藻立說著書前喁後于項背相望更僕難終遽數未悉無已姑以所知言之可乎謝家蘭玉竇氏連珠錢

號傳芳李誇花萼廖編世綵宋廖剛趙著石聲宋趙師旦所編家集

壘篋迭唱百愚子左臺衍秀休寧吳氏一姓之集上虞潘以道萃名

編五溪丁以世業顏集吉水羅氏曰一經堂集宋羅紳及子若

孫高陽王氏曰一家之言明王荔集其先世著作清江三孔錢塘

三沈梅江三孫宋孫立節兄弟見宋史藝文志章林五周樊山六樊長

林五林內邱六李柴氏四隱世彭百一彭夢祖緝新昌呂氏

之遺音潛溪宋氏之家錄甬東薛氏之世風灃川張氏

之世稿明張尺緝況家之文獻況鍾緝郭氏之遺芳郭齊緝陳氏

之義谿凡十人方氏之藏山方攸濟父子其較著者也他若天

台之曹南國之俞東原之程清江之鄭雍邱之王常熟

之瞿莫不緝奕業之遺言萃屢朝之家集風行四國照
耀一鄉何其盛也白嶽張君吳言胚胎前光克續厥緒
寶其五世遺刻各標名目都爲一集堅乞余序史稱王
氏青箱之學十有三葉丹陽劉氏羣從七十餘人各擅
文學自齊梁以迄唐初其流傳者屈指無幾使有賢後
嗣如吳言其人者何至闕代而卽湮沒不彰乎余旣慶
張氏之有賢子孫而又深嘉吳言之善繼述有以開來
學而裕後昆其志不凡而其功亦不小矣雖然竊有進
焉鑿楹而藏不如發篋而讀也誦先人之清芬守高曾
之規矩推衍其說可馴至于古之立言以傳世而行于

遠者而非徒守一家之機杼也羅頥接跡於鄂州玉瀾
肩隨于韋齋伐檀因山谷而傳東臯緣石屏而著自今
以往撰述有等身之富可以上掩前人而遞衍其緒五
世所著又多乎哉

欣託齋藏書記

汪子一之性無他嗜壹意於羣籍補其遺脫正其譌繆
儲蓄既多監別尤審余年才舞勺卽具此癖謂古集皆
手定人不一集集不一名東坡七集欒城四集山谷內
外集明人妄行改竄第曰東坡欒城山谷集而已朱子
集多至三百餘卷明人編定止四十卷李綱梁谿集多
至百三十餘卷建炎進退志及時政記附焉閩中改刻
題曰李忠定集亦止四十卷前後互易古人之面目失
矣宋刻兩漢書板縮而行密字畫活脫注有遺落可以
補入此真所謂宋字也汪文盛猶得其遺意元大德板

幅廣而行疎鍾人傑陳明卿輩稍縮小之今人錯呼爲
宋字拘板不靈而紙墨之神氣薄矣甚至說文而僞入
五音韻譜通典而僞入宋人議論夷堅志而僞入唐人
事迹與元書迥不相謀明人之妄如此今之挾書以求
售者動稱宋刻不知卽宋亦有優有劣有太學本有漕
司本有臨安陳解元書棚本有建安麻沙本而坊本則
尤不可更僕以數青雲梯錦繡段皆成於臨場之學究
而刻于射利之賈豎皆坊刻也不謂之宋刻不可也五
十年以前曾與吳繡谷趙勿藥兩君斷斷切究之自矜
以爲獨得之秘一之卽能登吾堂而躋吾齋可不謂之

夙有神解乎欣託齋有山池之勝一之讀書其中卽藏書於其中積卷至二十萬有奇可謂富矣慮其散而無紀仿七志七錄之例州次部居編目以示余曰范氏天一閣之藏黃聘君南雷記之毛氏汲古閣之元人標點五經魏處士勺庭記之某於兩家之書曾不得其什一先生則今之南雷勺庭也吾書之能守與不能守未可知得先生一言書爲不亡矣趙清常之言曰有藏書者之藏書有讀書者之藏書錢遵王述之遂以自詡吾以爲遵王非能讀書者也豈獨遵王卽清常亦祇可謂藏書者之藏書非讀書者之藏書也何也讀書必先自經

始讀經必先自傳注箋解義疏始十三經有國子監本
有提學李元陽本有常熟毛氏本經脫注脫疏脫釋文
脫無經不脫無本不脫經之難讀者莫如儀禮亭林顧
氏以爲脫誤尤多以石經補之士昏禮凡十四字鄉射
禮七字士虞禮七字特牲饋食禮十一字少牢饋食禮
七字余嘗與修三禮同時安溪李少宗伯清植宜與吳
檢討紱休寧程中允恂皆淹通經術之儒校其誤字衍
字脫字或改或刪或補一篇之中丹黃抹掇無慮百十
處不能盡數數其大者鄉射大夫之解長受而錯皆不
拜下注脫二十字疏脫五十二字顧氏所謂脫士鹿中

翻旌以獲七字下注脫二十一字燕禮射人作大夫長
升受旅下脫六節經八十七字注七十字疏百三字喪
服傳一篇則釋文槩從刊落士虞禮將且而耐則薦下
疏衍十六字特牲饋食禮立於主人之南西面北上下
疏引禮記以下二十三字衍俎釋三个下疏脫三十一
字卒復位下疏衍七字脫六字獻次兄弟升受降飲下
注云亦皆與旅吳紱以爲据疏則此句上當有非執事
者四字而此節疏脫十三字衍十字誤九字老友吳監
州廷華著章句一書分章離句謂燕禮公又舉奠解唯
公所賜以旅於西階上一節疑在席工于西階上之前

錯簡於此辯獻士士旣獻者立于東方西面北上乃薦
士此十八字疑在乃薦司正之上此皆据朱黃集解楊
圖敖氏集說而得之固其思精由其學邃也諸經訛誤
之處浩如烟海余特舉其難讀者而趙錢無一言及之
是二人未讀經也經之外莫如史史有南北監本有廣
東本有常熟毛氏本史記有秦藩本有震澤王氏本有
余有丁刊誤徐孚遠測義史記集解無全文兩漢無師
古章懷注足本甚至毛氏刻北齊書文宣紀脫去一頁
封隆之之子名繪牽連劉繪傳爲一趙錢亦無一言以
及之者是二人未讀史也他書未讀吾猶恕焉問經不

知問史不知空疎淺陋甚矣儲藏雖富是猶守財虜金
帛田宅畧不訾省而執計簿操空券誇於人以自豪何
爲哉雖然吾所言者猶屬尋章摘句也聖賢之精蘊博
觀而約取吾讀書踰六十年曾未有一知半解插齒牙
於作者之林甚矣其難也一之年富而識高與志時敏
循吾言以蘄至於深造自得之一境所謂二十餘萬卷
者皆一以貫之矣存其目以廣聞見藥空陋亦闕覽博
物者所有事也奚不可哉

補史亭記

作亭者何補史也史何補補金史也杭子疏證北齊書
既畢功越明年乃補金史竊尋金起忽微易木契爲文
書化部落爲郡縣襟江帶海翹九有而朝之幾于混一
學者不察其終始猥以僻陋在夷記問聊畧蒙嘗惑焉
先人庇屋積有餘材營度後圃規爲小亭窗楹疏達高
明有融乃徙先世所遺羣籍凡有關涉中州文獻者悉
置其處廣榻長几手目讎溫間有開明輒下籤記風弼
環而披帷雨淋浪而濯屋兀坐抵掌銳不自休每嘉客
時至輒听然解頤讓席割氈虛襟斂手佞顏卑辭丐乞

謄寫歲月既多卷帙遂衍文成數萬埒于前書惟天文
律歷二志尙闕焉未逮其餘排纂粗有成就祭天射柳
之風弋鷺捫羊之俗發祥于虎水記命于河汾一百一
十年間大畧可覩矣竊惟三史之成皆總裁於鄭王脫
脫完顏之享祚不長于耶律也何以金詳而遼畧天水
之幅員不廣于女直也何以金簡而宋繁折中于二者
之間則此爲獨善已顧世紀不列楊割之創基列傳不
書楊朴之佐命粘罕不傳獄底之書兀朮不載疾革之
令大房陵寢厥有成圖上京宮庭得之攬轡五行采獲
夸堅禮樂輿服引據集禮族帳之蠡屯國語之兜侏苟

有見聞莫不附麗其他事義難可縷述大槩皇統以前
銳於南圖故鴟張而豨突秦和以後辱於北禦故虎沈
而鹿潛間嘗綜厥盛衰加之揚摧苑史家之鴻裁程文
林之春藻旁推交通義均歌哭混同湯湯長白齷齪與
綿古永無終極偏方霸據之史亦與之無終極繫余昧
道懵學長年濡首詮材諷說妄思附驥以傳高明之士
蓋不免乎齒冷矣夫史事經緯宇宙大則與日月齊明
小則與四時並茂應劉徐裴皆以讀書破萬故能操百
論以議三長之闕而顏師古猶云多引雜說攻擊本文
効矛盾之仇讎乖粉澤之光潤以余逐蕪辭而疑正義

信脞說而排實錄非好而爲之區區之衷蓋亦有說一則穿穴諸史可以饋貧一則洞悉前載之去取一則根柢秉筆之來歷搜株掘隱剝瑕舉稂莠括之苦心與前修之椽筆可兼聽而齊觀亦並行而不悖亭之榜曰補史用元裕之語也裕之遭值此離自方野史壬辰一編蓋自悼其禾黍余偷息化舒之世名位不達室無羸糧堂有危齒顧乃鑽故紙以乞靈扇遊辭而逞辨寶玉大弓終非其有比于裕之已爲不哀而戚而猶招搖市而過者非如土龍乞雨眩惑將來或者古人疑謀勿蓄之義發皇耳目將在於斯卷舌固聲蓋棺何定此其本志

也文學蓬轉浮華空綺之士終同灰滅而余以一亭乃
歸然而獨峙千載之功歸于彊力願終勉之且自警也

待月巖記

簣土爲山嶼如也鬲如也其造境也易窄者密者宏者
隆者仄且邪者峭屹嶮刺燾莽桔桀庠窈巧老嶼冥鬱
峴或拱而謙或踞而傲或俛而窺臨或偃蹇而突怒劔
如豁如千態萬狀維巖嶄嶄斯險乃備書堂之南竦石
架壑步虛梯危朋比醜樹作鱗之而若墮復起象植而
欹有巖崱然蹠擘爲兩靈泉貫腹朱草承掌左騎風楹
右握雲幌尻趾崔錯肩背挨攘偃仄蹙蹙迫不得傲朝
曦大明納月不朗雜然羣疑莫可詰想詩不云乎度其
夕陽維陽有然奚疑于陰憑巖而望映蒙龍冒犖確經

疎坪度危徇始循南榮次于北岸樹苞紛溶石氣幽楸
闐無一聲圓魄東滿其升於巖也哈呀滌洞春逢寒送
霓舒電搜補闕承空浸水有跡窺天無甕晃朗煜爚幽
隱畢貢迨其降也曲磴高下虜木支離陽開陰閉了無
傑僂顧兔躑躅陟歷嶮巖一氣冷沁凝於秋池居士曰
待之時義大矣哉月無私照維巖之善承需爲事賊躁
以敗功闐然而章積久乃通觀於斯巖猶信

觀魚記

循虎坊橋而東有禮部鍾君之賜宅余假館焉巖壑櫺
連石洞摩豁厓隙削成容百人坐大樹蔽牛撐距日月
有亭翼然旁帶嶼嶼循級而下甘泉俯窺鱗沸不已儵
魚百頭堂策間作仿佛丹淵之靈奇優游濠上之軌躅
非魚安知其樂觀冰是或有取或有謁余曰此耳目之
翫非江湖之適也余曰設如適于江湖則余于二三子
何觀哉境生於無而神絕於有未暇辨也姑記之

道古堂文集卷二十

仁和 杭世駿 大宗撰

書一

與汪渭麓論祠祭書

前時相見猥以祠記誣譏受命以來逡巡未敢下筆則以其間疑義夥頤蓋辨之未易卒辨也浮谿云魯成公支子食采於汪因以爲氏而舊譜則云支子有文在手左水右王遂以爲名君家鈍翁固已力詆其非矣而譜又以爲有潁川侯之封號禮疏云支子庶子也成公雖甚愛子汪以庶子焉得侯考漢地理志潁川爲秦郡非

春秋時地名矧復取以封庶子其妄有不辨自明者譜
又言漢建安二年龍驤將軍文和爲會稽令家於新安
按杜氏通典列魏九品官制始有龍驤將軍羅鄂州據
沈約宋書云龍驤將軍晉武帝始以王濬居之然則自
濬之前安得有此官也某作祠記亦不敢妄削此二號
足下爲尊甫撰行狀并甄次家牒則不可不一辨證也
禮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祝曰孝子爲介子某宗子
有故支子乃攝祭祝曰介子爲孝子某孔子云支子若
祭必以上牲告於宗子之家古人之嚴於宗法如此乃
者尊甫爲允大公少子其上有四兄家祠不設於長房

尊甫以少子而主祭疑其於古不合曲爲之解則謂近代宗法不行旣已異居異財異起居出入奉先思孝各竭其誠雖使家祠特創於支子卽謂之禮從宜可也橫渠張子曰宗子爲士立二廟支子爲大夫立三廟曾祖之祭自爲大夫而設不爲宗子設也鈍翁引或人之說云支子亦得立廟或之說吾不敢據以爲信橫渠則固儒者也若然家祠之設爲雒城烝嘗之始事無不可矣至於大夫士有主及無主之說先儒各有所據而今祠中若不設主靈爽將何所憑孝子之心將何所依故某旣據徐邈元懌及陳祥道之言而又取晉荀氏祠制神

板之說以爲設主也宜主之制自唐開元禮以上多詳於帝王而大夫士無尺寸形制可考唯荀氏神板皆正長尺一寸博四寸五分厚五寸八分書神座訖蠟油炙令人理刮拭之在祠記中不復申言之者誠以藏主以避火災則主制不妨畧少貶損且愚意自高祖以上親盡而毀其生卒官爵學術行事既有譜牒可信主亦似可不立或報本追遠之意萬不可已但總一神板次第書其世系可矣蕘言倘可採錄君家世父宸藻先生及顧大兄鳳池皆深於禮者盍一質正焉辭不備

與周侍御論禁州縣私罰書

三月朔伏讀侍御條陳內有禁州縣私罰一事侍御蓋不敢議贖刑之爲非而特於州縣發其端其意主于禁州縣之攘入爲私橐而不知斯議也果行則淫刑鬻獄之端將日起而不可以底矣先王之制法也有五刑有五罰而又有五過之審克度今州縣所聽之訟其麗於法者固無待于罰矣其必致于罰者大概不出于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五者鞭扑之不行而令之罰以自贖其人必非可以刑加者也或膠庠之士或有爵祿于身所犯者過耳必褫其章服而予以笞箠則疑于酷濫

而不情若以其不可笞而遽舍之則彼將益恣肆而無所忌憚而國家之法軌然則罰贖者固州縣通變之一法而亦聖主之所不禁者歟且刑者人之所大忌而財者其所甚愛者也一人受杖于庭一族之人擯之而不與齒一鄉之人擯之而不與齒父兄弟懔懔乎惟恐人之過而問焉者而特奪其所甚愛而令之贖權其所犯之輕重而第其罰之多寡彼亦喜得脫于笞辱俛首輸服而不敢辭眉山蘇氏所謂豫養其媿恥之心者此也議以爲添修橋道養濟育嬰此非聖王之政乎公家之費惟日不足借其財而貰其過而又衆著其所以致

罰之由彼亦且怵然爲戒不至於怙而不悛而人之過之者已曉然其故而不可掩安得有所謂以富倖免之譏且夫庶獄至蹟也褫其章服不可予之笞箠不可罰之貨財又不可豪民得以有恃而無恐而吏弱之吏必多方以爲之開釋慘覈者或因以鍛鍊而文致之刑罰將不得其中而賄賂由此起罰旣不居其名而已免于刑之及凌弱暴寡之風則何以禁之侍御家居者三年矣閭閻疾苦之事軍國先務之計豈其概而不加籌畫也者而沾沾以此言進其果確然據以爲是耶抑姑藉是以塞責耶贖刑之得失前賢論備矣侍御獨苛求於

州縣恨無有敷陳經義者爲侍御告也芻言可採幸恕
狂悖

與江慎修書

自管子創三分損益上下相生之說以推律呂於是京房錢樂之之徒更相推衍何承天議之於前梁武帝護之於後劉焯校定失其傳者千餘年不謂足下竟能一暢其說非精思密理其能與於此乎僕近爲讀史匡謬一書凡後史證前史之非者都爲一例不自揣量輒以足下所論議者疏通宋隋兩志之說雖受伯宗攘善之過而無所於辭足以驗僕之傾折矣嘗謂度量衡之設先王所以整齊天下之具自魏周齊肆虐取於民之貪古制遂以不復管見中末一條云宋政和間作大晟樂

頒行律尺及斗斛秤新式而民滋擾因謂聽民自爲行用不必斤斤於法古此非篤論也隋趙昺爲冀州刺史爲銅斗鐵尺置於肆而市遂絕姦詐均一令也豈趙昺行之而民便政和行之獨不便歟且後王之因循而不肯釐正者亦自有故徵米徵絹徵茶銅鹽鐵諸色之入樂爲是度長量大權重而取之設令民間自法古公家自行意上下異制官私異器號令天下閭井不無竊議聽民之便將以自便也吾故曰度量衡三者不同非聖王之治天下也抑匪獨平物賈禁奸諛而已生人性命之源莫大於醫方藥劑裴頠言太醫權衡若差違遂失

神農岐伯之正藥物輕重分量乖互所可傷天爲害尤深摯虞駁陳勰議亦云今尺長於古尺樂府用之律呂不合史官用之歷象失官醫署用之孔穴乖錯由二公言之晉時所用已與古不合今則失之逾遠方書所謂方寸七等分末者皆卽民間所行之衡量而劑其輕重失豪釐而謬千里其於起死扶老之術豈有濟乎故禁是三器使復古者以益民非厲民也王制布帛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五尺童子適市而人莫之或欺今則帶鬻者無平心競爲姦巧以趨利取民者無定制務爲培克以剝下官與私斗斛不同關與市權衡不

同澹詐僞之源而頒畫一之教將於三器乎爲之嚆矢
豈得據政和施行之不善而以爲口實哉立言足以垂
世善民成俗之責足下詎無意乎旣因鄉先生程君慄
也之請爲序律呂在別紙輒復以芻論少申鹽石之助
庶足下引而教之幸甚

與趙誠夫書

僕於舊唐書怪其頗有牴牾欲效吳縝糾繆之例拮據其疵病輒念劉氏一代史才不當以纖悉之未善爲樸學自衒之口實隨事觀理遂忘攻擊此書終不敢以苟作然有所疑者數事吾子方卒業舊史蓄而不以告亦失先聖所以啟助之意唐紹傳稱先天二年今上講武於驪山謂玄宗也按經籍志今上實錄是張說等撰說時稱今上昀在石晉何以尙仍舊史本文也許敬宗傳稱杭州新城人至孫遠乃稱杭州鹽官人王義方傳稱員半千齊州全節人至文苑傳乃稱齊州臨汾人薛仁

貴傳稱絳州龍門人至子訥孫嵩乃稱絳州萬泉按地理志河中府萬泉縣本隸秦州武德三年析稷山安邑猗氏汾陰龍門置州廢隸絳州龍門縣武德二年徙秦州來治五年析置萬春縣貞觀十七年州廢省萬春入龍門隸絳州龍門萬泉可以互言若施之薛氏兩傳令後人溯其地望將何從焉李暲等傳論云暲發人陰私齊物積財興議按齊物傳發官吏陰私以察爲能齊物子復傳積財頗甚爲時所譏誤齊物事爲暲誤復爲齊物事又傳稱齊物清廉自飭論之與傳以子陷盾劉勰云設得其理亦爲遊辭所埋斯殆不免乎僕以頑虛吹

毛曩哲蓋以決游秦之疑非爲修歐陽之隙謔謔之論
吾子原其意而考其辭斯未必非劉氏之藥石也

再與趙誠夫書

僕閱景文之所筆記則謂以對偶之文非宜入史傳如壯士施粉黛笙簧佐匏鼓間嘗以英華冊府唐大詔令諸書暨有唐一代碩士鉅卿之著作證之于劉氏之書其去取亦有未爲盡當者景文之爲紀傳蓋有鑒于唐氏之詔冊存之不可以盡存不存則蹈于挂漏之議遂復以斷割而成其忍乃倡爲筆記之所云以自救其簡畧之失或者可解於後世焉劉氏史通云人主之制冊誥令羣臣之章表移檄宜于表志之外更立一書若史家之有禮樂志刑法志僕謂若施之于唐則文倍于事

志多于史其體既非史家所宜創其書亦非數卷所能

周爲史者但當錄其有繫于國典者或節畧其意或撮

載其辭不當論其對偶與非對偶也又新書之可訾者

匪獨以此凡經傳之奇字古人之傑句必周內以矜巧

期之爲棋溫彥博傳斯之爲錫李密傳形渥之爲刑刷元載傳論天

下知之曰戶知之長孫后傳諸若此者見嗤於前詰蓋未易

以更僕數其敘事簡畧劉器之嘗病其鬱而不明滹南

王氏曾爲辨撫其疵者數十事而用修楊氏又譏其姚

崇十事要說不當盡削去舊史問荅之辭以誣後世此

皆承學之士所耳以熟者韓子中之辨惑譙孝寧之評

南園張氏之漫錄惜乎吾不能徧觀而盡識之也歐公志表頗有裁斷然樂志盡削去樂章不載匪惟賡續諧叶之道盡失且并有唐一代之雅頌無可復尋而其尤馳繆而不可依據者莫如宰輔世系一表僕嘗欲援南北八書以抉摭其舛誤吳興沈君東甫方合鈔新舊之書世系固辨之也詳東甫立志專而用力勤斟量繁簡考正同異其爲功于兩史也甚鉅雖然僕猶竊有憾也六典通典之制度開元之禮元和之志律之疏議王溥之會要其可以訂得失而資證據者固不勝漁獵焉東甫乃沾沾以兩史畢功乎每欲發憤以補其闕家貧不

足以營副墨輒嘆喑而中止吾子年齒鼎盛家之藏書
甲于寰海胸之記覽富于老成不朽之業及今不爲將
復誰待也僕雖懦鈍尙能與于覆審之役維吾子鼓勇
而創藁焉不任翹望之至

與張曦亮書

比讀陳壽三志竊怪裴世期之集注尙有闕焉因更廣采異聞以增益其所未備然其間疑意累累以臆妄解畧得一二後問太鴻便知溺攢落度之說昨者酒座未罄所談退謹疏明其辭以附塵記室舍其大而重問其細諒吾子不以是爲鄙也魏志王粲傳文帝常賜劉楨廓落帶其後師死欲借取以爲像太鴻謂廓落帶是革帶施之於師喪則禮無可證也不佞按荀子禮論篇說褻衣襲三稱搢紳而無鈎帶楊倞解曰搢紳謂扱於帶鈎之所用張弛也今不復解脫故不設鈎也諸葛恪傳

童謠曰蘆葦單衣篋鈎落鈎落者披飾革帶世謂之鈎
落帶然則廓落之帶其制乃寬綽者耳漢匈奴傳黃金
犀毗張晏以爲鮮卑郭洛帶瑞獸名顏師古以爲犀毗
胡帶之鈎亦曰鮮卑亦謂師比吳質傳注我欲溺鄉里
耳太鴻謂當讀如漢書解儒冠溺之之溺董昭言不能
老爲君溺攢猶曰汝能溺鄉里我非可溺之人今年雖
老終不能爲汝溺所攢集也蜀志楊儀傳處世寧當落
度如此邪太鴻謂是落度卽落托落托卽落魄今諺語
猶若此言舉軍以就魏氏則不止後軍師而已儀故言
落度也已上三條皆吾二人之私解未可以爲確論故

求足下更審定其有不合處希有以報我也又張魯傳
注有言駱曜教民緬匿法緬匿法不詳意卽抱朴子介
象蔽形之術後漢書劉焉傳注亦引典畧則削去此語
又劉廙傳注廙箋謝劉表稱考匆考匆二字何所指也
太鴻謂是其友二人之名傳旣不列其名而裴氏又不
能舉其姓載籍闕遺無可徵信偏執之解祇可爲吾子
道耳

與張承之書

去冬殘臘遶上海昌在賢兄處諏訪邑中人物意謂談
孺木之史抄與君家元帖之經學事未百年流風未墜
後進必有英絕領袖之者而碩學清才乃近得之年家
子弟且慰且忻抃躍竟日蒙示小弁書義十三篇標置
新言抉擿奧義鶩斯之弁及掇蜂之懼兩說並存渡譎
雲詭不佞栖遲衰鈍目瞤耳驚豈能以瑣瑣之辭爲益
足下哉荀卿子云問而不以告謂之傲問一而告二謂
之噴傲非也噴亦非也與其傲也則毋寧噴矣小弁一
章諸儒之論兩口沓舌其指多端小序以爲太子之傳

作孔疏云太子不可作詩以刺父自傳意述而刺之集傳云舊說太子宜白被廢而作朱子又以為但未有以見其必為宜白耳羅泌撰路史則以為如其傳作之則是陳義以達其情者高子雖固豈得以為怨乎此為人子之心有稽而作明矣呂仲木著詩說解頤則又云宜白立為平王昏庸之主豈能為是詩此皆於伯奇之外紛綸持論不易以折中者也凱風齊魯韓三家皆以為母過責子之詩而毛以為其子自責仁山金氏曰七子之母固為失節然禮律有繼父之服又所關止於一家故曰過小西河毛氏則曰引詩相難必取其相類者惟

小弁虐子而怨則與凱風之虐子而不怨者明有關合
故同此一過而但以過之大小辨之此又凱風詩義之
不出於一者也關弓而射毛傳引孟子作關弓而射我
故北齊文襄致書侯景云吾兄射我泣而道之越人射
我笑而道之此經文之異也說文磯石激水也集註磯
水激石也周公謹云磯乃石隱於水中激水使湍急有
聲見癸辛雜識與說文之義合張南軒解云磯激也謂不可
少有激發也陸象山語錄云磯釣磯也不可磯謂無措
足之地也此字義之異也趙岐云高子齊人也學於孟
子鄉道而未明去而學他術韓嬰云高子問於孟子衛

女何以得編於詩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

志則怠若伊尹於太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

則纂徐整云

吳太常卿作毛詩譜

子夏授高行子卽詩序及孟子

所謂高子也以絲衣繹賓尸爲靈星之尸以小弁爲小

人之詩此孟子門人之有高子之異也足下馳驟才鋒

張皇別解衆製紛羅旣詳且美不佞辭傲而居噴傾箱

倒皮復陳一知半解之長誇經言之枝指贊書義之矜

式不佞以舌爲筆足下以筆爲舌詎得不謂之斯道中

之鵜鰈厖駟乎後進之才

氣挾聲不佞將懸足下以

爲鵠以求之乎寧邑之人士其必有爲我鍼膏肓而起

廢疾者不佞且延頸而日顒顒望也

與黃莘田論詩書

莘田大令足下僕浙河後進少嘗措意於聲韻之學幸
生於通邑大都之地賢哲之所挺生才智之所輻輳奇
文秘冊汗牛充棟之書飽聞而飫見其所拍肩把臂者
類皆負橫翔捷出之才鬚龍文而膏鳳髓力足以齟齬
當代之宗匠然猶怵然不敢以自是平心以觀理虛已
以求益斤斤焉求合於古人之尺度以爲難蓋吾鄉之
習尙指趣若此而僕則其卑瑣不足以道者也所恃平
昔朝夕於師友之訓廸得無濡染於俗學間嘗以樸拙
瘦硬清微融渾之旨標風雅之軌則涉江踰嶺采風於

三山意謂閩川之名士必有歐陽詹林藻之畱餘杼詞
勁挺琢句清鑠令鄙人拾香草屑瑤華口欬心醉增長
其意識以爲娛樂乃自足下而外寓公則許大令子遜
學使則戴庶子巨川孤弦么韻曲終寡和聲律寢衰彌
增慨息前於謝編修酒所口足下昭陵遺蹟詩不置而
君意怒然壹若匿瑕貢瑜爲非友朋直諒求益之道者
抑不知足下之論謂其瑜者果不止於是抑以爲粹然
而皆出於無有瑕者耶抑以僕之所謂瑜正君之所以
爲瑕者而僕果顛倒瞽亂而不可以信耶雖然僕有以
益足下矣足下讀書多而隸事博搖筆橫墨動成珠錦

八閩才人計無有先足下者足下之詩曠如者奧如者
咀嚼宮徵出入風雅此所謂瑜也僕不敢復爲足下貢
矣蓋有童蒙之所習知以足下之淹洽而猶不免於刺
戾僕豈爲足下寬乎夢遊仙之篇自與樊姬江上別玉
京朝會又何年蓋謂劉綱妻也樊姬則別有荆后事矣
越王山之篇冶池劍氣亦銷寂干將一去空寒潭蓋用
越絕歐冶也干將則別有張雷事矣比評子遜詩謂西
湖不當言夫差墓杭州不當言冬青此雖不足爲足下
與子遜病但剖字鑽響枿文申義則吹毛次骨恐不當
受瑕於目論耳又沈香念珠篇頷旣言喃喃轉妙蓮結

復言一百八聲圓所謂一意兩出義之駢枝也藤鼓篇
前旣言響應雙鼙鼙末復言逢逢千聲磨所謂同辭重
句文之朮贅也夜來香篇旣擬香嚴色界復比祭星齋
壇梵仙沓雜首尾橫決所謂往蹇來連狐裘而羔裘也
若此數端微僕言之足下當無有不自知者然安知足
下之胸中其不欲僕之摘瑕更有甚於其不欲貢瑜也
者將瑜瑕不揜僕之所告於足下者正足下之所爲匿
堅以示瑕者乎昔薛道衡有所綴文嘗使顏籀掎撫疵
病僕識學禱昧有愧古人而汲善若飢渴迢迢二千里
外雅道榛蕪得一魁竒特達之士乃復有引繩披根之

論壹似好爲排竿不知僕蓋以春秋責備之義望足下
爲賢者非若小夫喋喋招人過以成名也